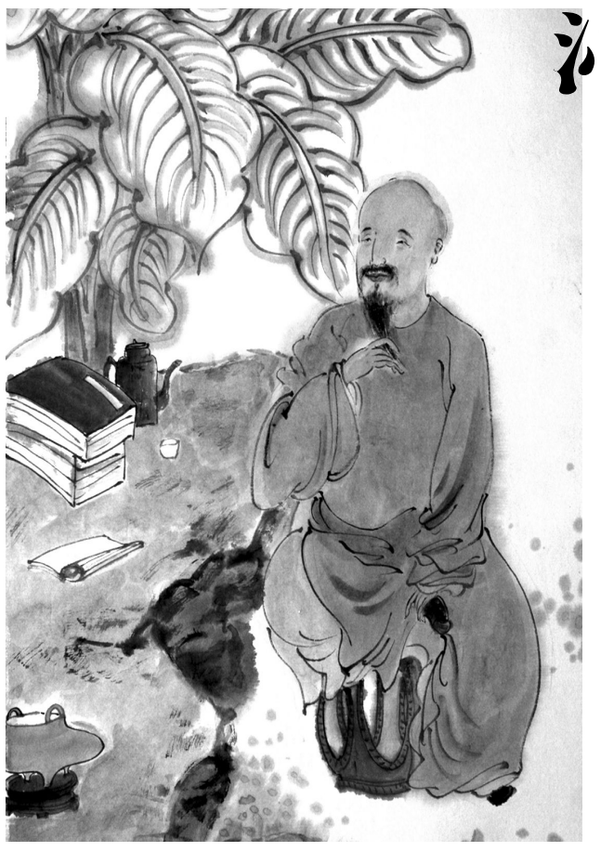
沁县人眼中的于成龙——王省山

小 洲



从沁州走出的官吏中，除了吴阁老，还有一位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清官、好官，他叫王省山，先后在云南元谋县，江苏昆山县、无锡县、江阴县、江宁县作过知县，“五为县令，一摄州攥”。钱塘孙元培撰《皇清敕授文林郎江苏昆山县知县调署江宁县知县松坪王君墓志铭》：“ 得马郑学，是清白吏。人惮其戆，民受其赐。尹赏换县，仲宣从军。衰年忘劳，微过掩勋。内行醇笃，诗律高华。永守庭诰，郁为名家。青山埋骨，丹旐归魂。遗芬百世，垂裕后昆！ ”说王省山清白憨直的官吏，他一生清贫，深受老百姓爱戴。

少年英才

王省山(1787-1855)，字仲巡，号松坪，清乾隆五十二年(1787年)生于山西沁州乌苏村，“曾祖环，祖遇隆。父蓝，岁贡生，深于经术，教后进有法，为时闻人。娶曹氏淑慎，为宗姻所重，生子三，君居次。(见《王省山墓志铭》)”

王省山出生于山西沁州(今沁县)西乡一个诗书之家，少时受知于黄左田先生，补州学生，后在亲戚支助下到晋阳书院读书。清嘉庆十六年(1811年)，嘉庆皇帝颙琰巡幸五台山，24岁的王省山和父亲一道被推荐到到五台山迎銮献赋，钦取二等，得到嘉庆皇帝赏赐。“应召试，拜文绮之，赐癸酉(嘉庆十八年)登拔萃科。朝考名列二等，以教谕用，借补太原县训导。”五台山初试锋芒两年后，王省山进京参加拔萃科朝考得中，以拔贡生用为太原县“训导”。

自此，王省山迈出了漫长的仕宦之途的第一步。在太原训导任上，王省山“其教士也，先器识，后文艺，诸生庆得师君。”他把父母妻子接到身边，“朝夕承顺颜色，又能恭兄友弟，人益服其以身教也。”

“训导”之职，似乎并无多少公干。“我虽登仕版，不异山中居。颇无尘俗累，而有升斗糈。俯仰职自适，无咎也无誉”(《偶感》)。这似乎正好满足了他“生平无远志，所乐在诗书”(《偶感》)的意趣，使他得以有充裕的时间面对诗书、徜徉山水。

行行出并门，走马垂阳路。
路旁蝴蝶飞，舞入花深处。
春色醉桃谿，乡心挂烟树。
夕阳人唤船，苍苍山欲暮。

——《出并门》

日影正亭午，田家方饷耕。
危桥横度马，高柳暗藏莺。
樵唱兼渔唱，风声又水声。
林泉幽趣好，徒有结茅情。

——《山庄》

直到35岁那年，他的第一部诗集《晋溪诗草》出版，所到之处，自然是击节连连，喝彩声声。嘉庆九年后任山西学政，二十四年升礼部尚书，道光初任户部尚书的黄钺(1750～1841)老先生，对王省山的诗作大加赞赏：“诸体皆清老脱俗，而五律尤健。从此沉酣汉魏，陶冶性灵。三晋诗人，老夫豫为，足下屈一指也。”

在太原训导任上，王省山连续两任，共14年。这段时间，也是王省山仕宦生涯中最为得意之时，但好景不长，之后的几十年，便只有颠沛之苦，无有欢愉之期了。

深入不毛

道光九年(1829年)，已经步入中年的王省山从太原训导职卸任回乡等待荐选，这一等就是6年。6年之中，他先遭失怙之痛，又逢沁州大旱。饥民们吃尽野菜又剥光榆皮，王省山切身体会到平民的凄惨生活，撰写了大量同情和关切社会底层平民百姓困顿生活的诗篇，如《采豆叶》、《收获歌》、《伏牛山食厥》等，具有强烈的平民意识和倾向。

朝剥榆皮，暮剥榆皮，
手持斧柯，身困腹饥。
道旁累累不忍睹，老幼相携面如土。
家贫岁荒不得食，聊借榆皮充肺腑。
吁嗟呼！
山中榆树能有几，剥尽榆皮榆树死。
荒村破屋半逃亡，何处叫开天万里。

——《剥榆皮》

在家赋闲的日子里，王省山受聘为铜鞮书院掌教，又担纲整理沁郡学宫。虽然有这些事情暂为忙碌，但待荐未晓，终为心中悬念。“亲衰侍养无甘旨，薄宦何年捧檄行”(《夜》)，终于，49岁那年，他被擢选为云南省元谋县知县。

元谋县始设于元朝至元十六年(1279年)。这里四面环山，金沙江从北部山区奔腾而过，属亚热带干燥气候，炎热、少雨，彝、傈僳、回、白、傣等民族混聚。由于战乱、瘟疫、自然灾害，元谋人口寥寥，“瘴疠侵人”，是典型的蛮荒之地。“兵燹荒凉，瘴毒尤甚，所委宰邑，无肯至者”，谁都不愿到那里当官。

从道光十六年到道光二十二年，王省山这位七品命官在元谋度过了6个春秋。尽管地处荒僻，自幼苦读圣贤之书，皓首穷经，孜孜不倦的他，担纲社稷大事、效力朝廷和社会仍然是其真诚的追求。“元谋地处炎激，号难治。君(省山)镇静不苛，蛮獠感德”(《沁州复续志文苑》)。

道光十九年，王省山奉檄督运京铜北上燕京。这无疑是其入滇为宦以来最具挑战性、最为艰险、也最为重大的一次使命。

在《已亥五月得家信寄诸兄弟》中，诗人写道：

我将远行役，迢迢万里程。
铜金百余万，督运赴燕京。
王事有定期，谁能缓其行。
滔滔大江水，澎湃波涛惊。
性命托舟子，转觉微躯轻。
生平仗忠信，履险心自平。
万事有一定，况系死与生。
寄言我兄弟，无庸念远征。

在农业社会背景下，云贵被视为蛮荒之地。而云南实属冶铜之乡，元谋也不例外，在清代，朝廷铸造钱币用铜主要取自云南，每年云南官吏要负责押运“滇铜”进京，这件事远大于漕运，误期或丢失都要问罪，有不少官员便因铜事而丢官去职。乾隆四十九年(1784年)闰三月，云南禄劝县知县檀萃在督铜进京途中遭遇沉船而被罢官。以至于当地官员把督运京铜视为最大的灾祸，每遇到此差各州县纷纷借故推搡，后来不得不一个县一个县轮流。不知什么原因，也许是这年轮到了王省山。

“生平仗忠信，履险心自平。”这一年秋天，王省山与霍夫人相伴上路。他们从元谋直北而上，到四川泸州改为水路，途经威宁、白帝城、夔州、巫峡、岳阳、武汉、九江、池州、安庆、当涂，转运河北上。一路上水陆兼程，马不停蹄，惊涛震耳，魂梦不定，“舟行疾于箭”，“怅望双目眩”，船过滟滪堆时，摧牙折樯，天昏地暗，夫妻二人屏息而行，听天由命。

十二月十七日，王省山一行行抵岳州。王省山舍舟登岸，徒步行走三十多里，登临范文正笔下的岳阳楼，“乃知昔贤用心，虽一登览间，犹存尧舜君民之意，非流连光景者同日而语”。这天晚上，省山居然豪饮数斗，醉后率成《岳阳楼》七律四首。“胸中此日吞云梦，不负天涯汗漫游”。

次年二月十八日，船过小姑山，再遭风暴险情，舟船几欲颠覆，直吓得撑篙师傅跪在地上，连声祈祷。然而，俯首默祷，风暴愈烈，一波大浪把他们的小舟抛送到一艘盐船旁边。他们大声呼救，被人左右扶腋救上盐船，惊魂未定，小舟即沉入大江。二月二十四日，抵九江。三月二十一日，到达安庆。一路上惊魂未定，这时候才渐渐平静下来。护送京铜，使往省山历经艰险，九死一生，总算平安履险，意外收获是饱阅祖国大好河山，大开了眼界。

三进昆山

督运京铜事竣之后，王省山请假回故乡沁州探望老母，看到母亲年老体衰，内心涌起阵阵愧疚之情。想辞官在家奉养母亲，以尽晨昏之职。然而，母亲曹太孺人说：“汝能勤政爱民，胜如日依吾膝下也！ ”感母亲的大义，王省山依依不舍地返回元谋，又干了几件漂亮的事，“邑有盗，以计擒之，境内肃然。”

一年后，就在他55岁那年，母亲曹太孺人病逝。噩传到元谋，王省山悲痛欲绝，急忙启程回乡奔丧。时令已是隆冬，天寒地冻，霍夫人也将临产，就在回乡路上的颠簸劳顿之中产下一子，取名为“船生”。

道光二十三年，服除，王省山被选江苏昆山知县。在王省山仕宦生涯中，昆山是一个挥之不去、斥之不开的地方。在这里，他既有政绩的欣慰与骄傲，更有被无端攻讦、连遭三黜的愤懑与悲怆。

道光二十六年十月，王省山突然奉檄调署松江(上海)柘林通判，仅仅半年之后，再度回任昆山。在柘林通判任上，他办了两件事情，一是惩责包漕举人，二是究治舞弊书吏。让人不大明白的是，王省山回任昆山四个月后，旋即被调署无锡知县。在无锡，屁股尚未坐热，又被调署江阴知县。在江阴又是一年多的样子，第三次回任昆山。“三进三出”。

昆山，又称“鹿城”，相传为春秋时期吴王豢鹿射鹿之地，是吴国王室的园囿，位于江苏省东南部，地处上海、苏州之间。昆邑人文荟萃，俊才辈出。是范成大、顾鼎臣、顾炎武、朱柏庐的故里。在昆山，王省山簿书劳烦，不敢稍有怠懈。他出手打击横行乡里、为害一方的地方社会黑势力，将地棍龚廷、吴景等绳之以法，“远迩翕然称之。”又致力于培养人才，“毕出仁恕，爱士尤亟”“时至玉峰书院，聚诸生，口讲指画，助以实学，士争自奋。”丙午一科出王仁立、鹿张煜、祝麟趾等一批优秀人才。他十年催科，孤蓬摇荡，走遍了辖内的山山水水。

然而，天灾人祸却一次次地降临。短短几年里，他接连经历了痛失家兄王静山、再失发妻霍孺人的巨大痛苦，又遭到官场和社会上一些人的弹劾诽谤。水灾疫病之中，他为民不聊生而日夜忧思。上司们不顾百姓死活严科催征，又使他倍感义愤。

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十月，王省山被调署松江柘林通判的时候，昆邑士民饯送江头归歧。置身这次似乎颇有景的非常调动，面对昆邑士民的真情感戴，回想来到昆山的日日夜夜，诗人心头不禁涌起怅然之情：

两载分符历苦辛，粗官那得息劳筋。
虚堂判牒从人看，小艇催征每自勤。
去莠欲培嘉谷长，怜才喜有捷音闻。
公余不废平生好，手校残编到夜分。
岁岁军储急正供，岂知谷贱转伤农。
输将无计苏民困，鞭扑何能起吏慵。
自笑阳城甘下考，空思元亮有高踪。
力穷未了公家事，搔首茫茫对玉峰。

——《调署松江》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，昆山西南乡疫病大作，田地荒芜，死者万人。王省山屡屡报请上司勘辩以减免征科而未获准。无奈之下，不得不频频下乡催征。“历遍江村逐浪游，孤篷摇荡舻声柔”，“郊行只为催科急，尽日飘飘似白鸥”。这首《下乡催征》所描绘的，正是当时的情景。

咸丰元年(1851年)，水旱频仍，连年荒歉，昆邑灾分虽然已经勘定，详报上司，但上司仍然勒令加米数千石，王省山再三力争不允。王省山的憨直为上司所忌，一些人也谗口洞开，弹劾发难。

谗口嚣嚣巧弄唇，却将廉吏比贪人。
黄金不买声名好，白眼偏遭世俗嗔。
奚恤虎威原是假，稽康龙性讵能驯。
迂疏自笑谋生拙，总为儒冠误此身。

——《谗口》

道光二十七年(1847)，调署无锡。无锡，“繁剧之区”，比昆山要难治理得多。王省山“所设施益恢廓，不喜事，不病民，闾阎称之者如在鹿城。” 无锡民众对王省山的治理成果同样表示赞赏。但是，在处置一地方劣绅时，惹怒了长官，差点丢官。“时会绅士某恃势侵漕政，遂执之。大拂长官意，几去任。李吉人方伯独以君为贤，力护持，委摄江阴县事。”“或劝君曰：‘盍不委蛇其道，庶获上乎？’君曰：‘尽职所以事上，除暴即以安良，吾敢摧眉折腰取媚于时哉？’君之刚正不挠盖如此。”《王省山墓志铭》载这段话，不仅说明调任江阴的原因，而且表明王省山刚直不阿、不畏权贵的品质。“尽职所以事上，除暴即以安民。”王省山是文人、书生，但敢做敢为，只要上对得起朝廷，下对得起黎民。

道光二十八年七月，江阴发生沙地海啸，大片大片的良田被淹没在滔滔大水之中，房倒屋塌，人畜毙命。这一年，刚刚调署无锡一年的王省山又被调往江阴县，去对付这场灾难。

江阴北滨长江，与靖江隔江而望。南近太湖，与无锡接壤。东连张家港、常熟，西邻常州、武进。江阴靖江之间，江面最狭处仅有1.25公里。大江自京口折向东南，奔腾到此骤然紧束，形成重险，而后奔涌入海，故有“江海门户”、“锁船要塞”之称。江阴土地多为江沙沉积而成，若遇大雨，江水暴涨，太湖之水接踵而下，再遇台风海啸，鲜不为灾。

道光二十九年，“江南大水，江阴灾黎数万，奄奄待尽。君再三请于中丞，发帑振济，全活甚众。江北流民过境者，给以资，具船送归，颂声满道。”大水再陷江阴城，“万顷良田成巨浸，庐舍淹没资粮尽。男啼女哭声悲哀，何处栖身全性命”，“汪洋一片惨心目，万户逃亡余破屋。关情欲献流民图，江湖满地皆盗贼”(《破围歌》)。

面对灾情，王省山禀请发赈，又遭江苏抚军陆建瀛的批驳。王省山左右奔走，上下呼号，总算使上宪对灾情有所了解，拨下赈银八千两。为了防止有人从中克扣，王省山将这笔救命款直接下发民间绅董，以期赈款尽快发生作用。

又是一年中秋到，王省山无暇饮酒赏月，顾不上思念故乡亲人。他蜗居小小舟艇，连日飘荡在茫茫泽国之中，潜心勘察着乡下的灾情：

团团今夜月，相对转伤神。
空照逃亡屋，谁怜老病身。
晚风凉入骨，野水浩无垠。
何处谋栖食，哀哉泽国民。

——《中秋舟中作》

其情其景，怜人怜己，让人不胜感伤。说不清何处安全何处险，道不明何处水深何处浅。洪涛汪洋之中，王省山茫然前行。小舟飘飘荡荡，险情时隐时现。终于，他的勘察小舟把他飘荡到申港舜过山下的季子祠。吴季子，名季札，是吴王寿梦的第四个儿子。为避王位，弃其室耕于野，以品德高尚名闻天下。在这夜色深沉，江风彻骨的寒夜，吴季子见证了王省山为民奔命的赤子之心。

满地洪涛涌，汪洋一片浮。
直看沉万灶，何止泛千艘。
人岂鱼虾侣，天教鸿雁愁。
何时就安宅，稍解宰官忧。

——《宿吴季子祠》

“是年(道光二十九年)冬，忽奉檄仍回昆山，灾民知君重至，有喜色。于是恤孤寒，拯老疾，人鲜愁叹声，而君力瘁矣。”尽管上级官僚见不得王省山，但每逢关键时刻，总是把他推到“急难险阻”的关键位置上。昆山的“三进三出”即是最好的例证。

侧身戎马

江宁古称金陵。公元前333年，楚威王筑城石头山，置金陵邑。历代称作秣陵、建业、江宁、建邺、建康、金陵、白下、上元等，朱元璋在这里建都，金陵始正式称南京，江宁在南京南。

道光三十年(1850年)，道光帝驾崩，咸丰帝即位。就在这一年的十二月初十，太平天国在广西宣布起义。咸丰二年底，太平军连克湖北重镇汉阳、汉口，接着攻占武昌，清廷震惊，仓皇间调兵遣将堵截太平军。

咸丰三年正月，洪秀全统帅大军水陆并进，连克九江、安庆、芜湖等地，攻城夺隘，其势凌厉。而大清绿营望风而逃，节节败退。安徽巡抚蒋文庆战死，藩司李本仁、臬司张熙宁被俘。两江总督陆建瀛奉命赴九江防堵，也战败退守江宁，尽撤沿江诸防。二十八日夜，江宁失守。将军祥厚、副都统霍隆武巷战而死。陆建瀛被斩杀。提督福珠隆阿、前广西巡抚邹鸣皆命赴黄泉。江宁知县刘行澍、候补知县李幼舆也相继殉节。江宁满汉各营荡然俱废，士卒共四万余人皆作刀下之鬼。惨烈场面，触目惊心。

咸丰三年秋，昆山知县王省山正在玉峰山下心焦如焚地遥望着西线江宁的战火，并为身陷其中的故旧、官员、平民忧心忡忡。突然，一道紧急文檄快马而来，急调王省山西上就任江宁知县。“投笔去从戎，远道赍粮糗。虽老心犹壮，精神忽抖擞”(《奉檄调赴军营途中杂书》)。带着为国为民挺身一战的豪气，王省山临危受命，仗剑西行。此时的王省山66岁，垂垂老人矣。

金陵城陷之后，江宁府已经移治淳化镇，江宁县也移治秣陵关。王省山虽怀揣檄命，水陆兼程赶往江宁县时，他并不能进驻到原本该去的县署，而只能暂且栖身在城外的秣陵关行馆之中。看到的只是“积尸高于山，流血沟渠腥。死者骸骨露，存者饥寒并”(《奉檄调赴军营途中杂书》)的惨烈景象了。

更让诗人愤慨难平的是清廷官兵的兵骄将懦、主帅无策、临阵胆丧、操戈私斗、掳掠金帛、哄抢闺秀的种种恶行，他用悲愤的笔墨，一呵而下写下了：

难民逃出城，经过铁心桥。
官军断其路，搜索无一毫。
金银既攫去，赤身伏荒郊。
严冬十二月，雨雪时飘飘。
饥寒相逼迫，痛哭声号啕。
昔时兵卫民，今日兵为妖。
畏兵甚畏贼，有足难奔逃。
主帅昧军法，约束无科条。
官兵不杀贼，惟知逞私斗
连营自操戈，烽烟暗白昼。
问其何以然，各各开利窦。
到处掳金帛，淫凶掠闺秀。
彼此互争夺，宿怨从此构
主将不能禁，任其撮甲胄。
乡勇乃效尤，何曾解御寇。
见利亦垂涎，豪夺谁能究？
纷纷肆剽掠，争先惟恐后。
小民畏兵勇，甚于畏猛兽。

一介小小县令，当然无法惩治这些作恶官兵，而对那些假冒官兵乡勇恃强凌弱拦路截掠的土匪，王省山决不手软。他迅即将这些党恶拘捕，严刑鞭扑。尽管替黎民百姓出了一口恶气，但“世乱多奸宄，焉能尽束缚”，无奈之下，只能仰天长叹：“何时海宇清，振救苏民瘼”了。

《奉檄调赴军营途中杂书》共写了14首196行，悲愤难抑，激情浩荡，江河奔腾，一泻而下。

在江宁的战事频仍之中，心怀一颗嫉恶如仇，大义坦荡，善良正直，悲天悯人，对艰蹶民生倾情关注的心，王省山一边怨恨官军的腐败无能，胡作非为，一方面又对太平军“杀人纷如麻，尸骸邺山积。鼠辈肆掳掠，凶残无不至。壮者被迫胁，露刃瞋目视。顺之或可生，逆之登时毙”(《秣陵纪事》)深恶痛绝。眼看着“孝陵松柏成灰烬，吴苑楼台付渺茫”(《野望》)，“可惜半壁江山，六朝佳丽，百年文物，一朝毁弃”(《复城吟》)，诗人发出揪心的哀叹：“官卑空洒忧时泪，师老原无克敌心”(《雨窗书感》)。

尽管如此，66岁的衰病穷独之叟，仍然豪情不减，“莫笑老夫筋力减，心雄犹欲请长缨”。他到秣陵后，立即整饬地方，安抚黎民，支设粥棚，收养难民。他两次冒险赶赴大营，请兵卒，请火药。他训练乡勇数千名，从闰七月初五起，裹粮带勇，短衣匹马，遍历四十八社，亲自带领乡勇防剿历数月之久。

在他外出防剿期间，太平军攻入秣陵行馆，抄了他的后路，不仅劫去他的官印，还把他视为生命的诗稿、书籍尽皆抢毁。王省山十分气愤，领兵一口气追出几十里，与匪周旋中，踣地不起。“村民见之，扶入茆屋，进糜粥不能下咽，自此病矣。”在这次战斗中，年迈的王省山差点断送性命，幸得老百姓相救。

“飘泊金陵外，无家历苦辛。岂知衰病叟，或作乱离人”(《飘泊》)。无论如何，一个垂垂老吏肩膀上着实是扛不起那样的“经国之大事”了，他也无力把那些身陷苦难的芸芸众生从水深火热之中拉拽出来，甚至连他自己也很难顾得住了：“两盂白粥强加餐，送老盐齑度岁寒”(《冬笋》)，“五穷还纠缠，一贫还如旧”(《舟中偶书》)。

疾病、贫困缠身，他甚至窘迫到靠典当衣物换取药物的地步。无奈，贫病交加的王省山“上书自劾力疾，至吴门云间淮阴，遏见大吏。冬杪，养疴于玉峰。”

这位“大吏”正是王省山的老乡和故交赵德辙，时出任江宁知府，成了王省山的顶头上司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端阳节，王省山曾到北京参加恩师翰林侍讲学士李栒堂举行的一次宴会，座中就有年仅12岁的赵德辙。赵德辙，号静山，山西解州人，作为战乱中的地方父母官，赵德辙团练乡民，亲率堵御，整顿治安，安抚黎民，设立抚恤局，使难民赖以存活者数万人。对于贫病无援的王省山更是倍加关怀，多方接济，让王省山获得短暂的修养。

薄宦清风

王省山服官数十年，公干之余唯喜赋诗，写下了一千三百余首，“久为海内名公所称赞”。但是，虽然多次想雕版成书，却因清贫窘迫、囊中羞涩而徒作其想。太平军攻入王省山所在的江宁县秣陵行馆，竟至诗稿被毁，官印被掠，万幸的是之前请人抄写了副本，托友人代为藏管。养病期间，仍“披诵至夜，分无倦容”，终于雕印于吴门(苏州)。可惜，刻集未半，王省山便油枯蜡尽，于咸丰五年(1855)春二月二十七日，溘然永逝，享年68岁。去世三个月后，诗集终于梓行，《菜根轩诗钞》十四卷，《续钞》一卷。侄子王嵩，字秋岳，一直跟随王省山宦游于吴中之地，《菜根轩诗钞》就是由他一手经办雕印成书的。成书之后，王嵩扶灵柩、携诗版，千里迢迢由江南回归沁州，安葬叔父，并将诗版藏之于王氏家祠。

在王省山生命即将结束时，接到朝廷新的任命，任云南武定州知州，但这纸任命对王省山来说，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，只有后世在编撰其生平时累加一句“五为县吏，一摄州攥”，而已。

王省山为官几十年，先后担任过五个县的知县，尤其是在江南吴中人文荟萃、繁华富庶之地为官，这里官府、私家都十分重视刻印书籍，书坊几乎遍及各地，作为县太爷的王省山却连自己一本诗稿也无力付梓。

在早于王省山一百多年前的江宁县，曾经有位县令叫袁枚，年仅33岁，风华正茂，却毅然辞掉了官位，在江宁购置了一座前人的废园——“随园”，进行扩充改建。在这座被视为清代园林艺术的惊世之作的豪宅之中，袁枚生活了五十多年。他早晨起来要喝惠泉水冲的武夷茶，餐桌上照例摆着爱吃的新鲜牛奶和鳗面虾饼，眼戴广东巡抚搜罗来的红毛国新款眼镜，身穿陕甘总督奇利川送的猞猁皮袍，怀揣大金表，手玩古玉履，到处载美同游(袁枚有12侍妾和三十多位年貌如花的女弟子)，喝酒要用名瓷、白玉、犀牛、玻璃等几套杯盏，家中还有价值连城的三十余面西洋镜子。不仅如此，那些从京城，省内、省外来的各式官员路过这里时，也把对随园的礼节性拜访作为必行之课。而那些舞文弄墨者流，当然也常常是进进出出，鱼贯而来。

同样的大清王朝，同样的七品命官，同样的江宁之地，同样的一介文人，一个权势显赫阔绰滋润到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一个却潦倒途穷，衣食无济。尤其是晚年的王省山贫病交加，时常为炊米的断绝而烦心，为俸钱的缺少而作难。春节来临了，他无钱沽酒而饮，也无钱买药而医。“衣笥空凭鼠子嚼，布衾冷借狸奴温”(《卧病》)，当他卧病在床、命如游丝之时，老鼠在存放衣物的竹器中肆虐，单薄的被褥中也冷得只好靠猫儿体温取暖了。

尽管他清贫如洗，囊空无计，但他仍然卧听风雨，枝叶关情，村外野桥边摇曳着闲步的身影，村皋中传来他与乡野的对话。但此时，家乡成为这个垂暮老人最为揪心的牵挂。“此邦信美非吾土，那得还山卧敝庐”(《僦屋》)。平生梦牵魂绕的亲情故园，更加强烈地召唤着他那破碎的心。遥望家山，他归心似箭。他实在需要回到故乡、回到亲人们的身边了。

故园乌苏村座落在太岳山脉清泉山下。皇后泉水从半山腰的石洞中喷涌而出，穿越萧萧林莽流向远方。“白云千嶂合，红杏一山多”，“岚气浮朝爽，秋烟淡夕阴”，“听风兼听雨，终日坐岩头”，这些温馨馥郁的文字就是他对清泉山永远的记忆。“负笈来幽壑，栖身傍古龛”，“整日看书史，山门昼不开”(《清泉山》)，当时读书的情景历历在目，父亲为他上山送米时气喘吁吁汗流满面的形影在他眼前晃动，蜿蜒曲折的圪芦河从清泉山下环村而过，河岸边杨柳成林，桃杏绵簇，蒲苇摇曳，蛙鼓齐鸣。百鸟的啼唱，隐隐地传荡在绿树浓阴之中。

王省山宦游一生，难以恪尽晨昏之职，“伤哉贫家子，难尽晨昏职”，成为他永远的内疚。每出门临行，总会到父母的“庭帏”向父母告别，“涕下沾衣湿”。在山西，他到省城之后，尽管俸禄微薄，依然很快就把父母迎养到身边。由于生活的拮据，当父母妻女不得不返乡生活时，他的内心充满了无边的苦痛：“双亲近七旬，皤皤垂白发。薄宦惭迎养，艰难谋半菽。登盘缺甘旨，菽水充口腹。常怀仰事忧，终乏济贫术。在官尚如此，况乃返乡国”(《二亲大人携眷还里敬赋志别》)。道不尽的惦念与牵挂，说不完的自惭与愧疚，这种忧痛一直伴随他走向了人生的尽头。

父母、妻子相继在家乡去世，他没有能力使他们晚年过上好的生活。就连生活在跟前的小女儿，也是衣不遮体，“短衣不蔽膝，襟破露两肘。学母理晓妆，随父饮旨酒。”微薄的俸禄甚至连养家糊口都办不到。写诗，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寄托。他用诗与自己的心灵对话，用诗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，用诗填补他人生的缺憾。他的诗多同情平民悲惨境遇，大胆揭示官僚的腐朽与腐败，用满腔悲愤描写战乱给民生造成的灾难，也用诗抒写眷恋田园、渴归山林、耕读传家等理想的生活的期盼。他热爱生活，豁达乐观，生活中的细小末节都可以入诗入画，抒发自己与家人聚少离多的生活，表达思念亲人、眷念家乡的情感，真挚感人，毫不掩饰。他以一颗赤诚之心为官、做人、作诗，苦中有乐，平凡中见奇伟。

“达则兼济天下，穷则独善其身”，王省山高洁的志趣和操守，决定了他只能是一个清官。同袁枚相比较，袁是生逢盛世，追逐浮华，标新立异，无所顾忌，逆反传统，活得自信而张扬。王省山不仅生不逢时，且为人憨直刻板，不谙官场钻营之道，身处战乱，刊落浮华，心悬民间疾苦，老百姓爱戴他，敬仰他。王省山在江宁逝世，当地民众“哭声达于四野，扶柩追送几十里”。以表达他们对这位一心为民，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的清官、好官的深切缅怀之情。

在王省山始出山时，曾经有过这样的誓言：“如果不勤政爱民敢私取一钱是大不孝，则必沦骨异域无颜见我先人之墓。”晚年，有人说他积攒下多少钱财，他这样答道：

十万缠腰岂易求，黄金避我竟如仇。
人间果有扬州鹤，便欲从之汗漫游。

——《有谓予积多金者口占答之》

何等的坦荡，何等的情怀！这是省山先生的真话、实话、也是他的肺腑之言。他这样说了，一生也这样做了。